

郑炳南当代斗智侦探系列

# 事无不可对人言

郑炳南 著

3385a5q937465850572096

46589q821756g849fhvy83

475869r0r76g86049378567

6807848e93-29i395u68679t

34993-2858568309286830-2

6792302-846464t7492932-2

4802-95985838tiyt08v8938

847839278q9028s9e89ar

505-38858662-4-2048-3510



中国华侨  
出版社



郑炳南当代斗智侦探系列

1995

# 事无不可对人言

郑炳南

著

3385a5q93746800572096

465890q821750911w183

47586910r76500049378567

6807848e93-11951686791

34993-285856000286810-2

6792302-8460077492932-2

4802-95985838n1t0848938

847839278q902859c8939r

505-38858662-4-3048685t79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郑炳南当代斗智侦探·事无不可对人言/郑炳南著. 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01.5

ISBN 7-80120-514-6

I. 郑… II. 郑 III. 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7495 号

### ● 事无不可对人言

---

著 者/郑炳南

责任编辑/崔卓力

装帧设计/灰色时光

责任校对/雷一平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5.5 字数/108 千

印 刷/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

版 次/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6000 册

书 号/ISBN 7-80120-514-6/I·85

定 价/27.00 元(全三册)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邮编 100029

E-mail: overseashq@sina.com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64443051

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
| 1   | 不知老之将至  |
| 24  | 人到无求品自高 |
| 44  | 船到桥头自然直 |
| 68  | 不招人忌是庸材 |
| 103 | 事无不可对人言 |
| 136 | 饮食要诀温暖软 |

# 不知老之将至

城市还没从梦中苏醒，重案组高级督察石勒来到凶案现场。被镁光灯照得如同白日的小巷里，鉴证科法医官老杨已经在利落地剥除胶手套。看样子，他不但完成了例行的摄影、套取指纹、收集证物工作，甚至准备回家睡觉。

警长刘陶蹬蹬蹬地从小巷另一头跑过来。“石长官，看样子不像是爬渠扒窃，失足跌死的小偷。”他打量着上司随便套上身的晚礼服。那副神情，仿佛在同情石勒这边舞会回家，席还未暖就要赶来的匆促。

石勒打量俯伏地面的尸体，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。视线来到地下那两个胶袋里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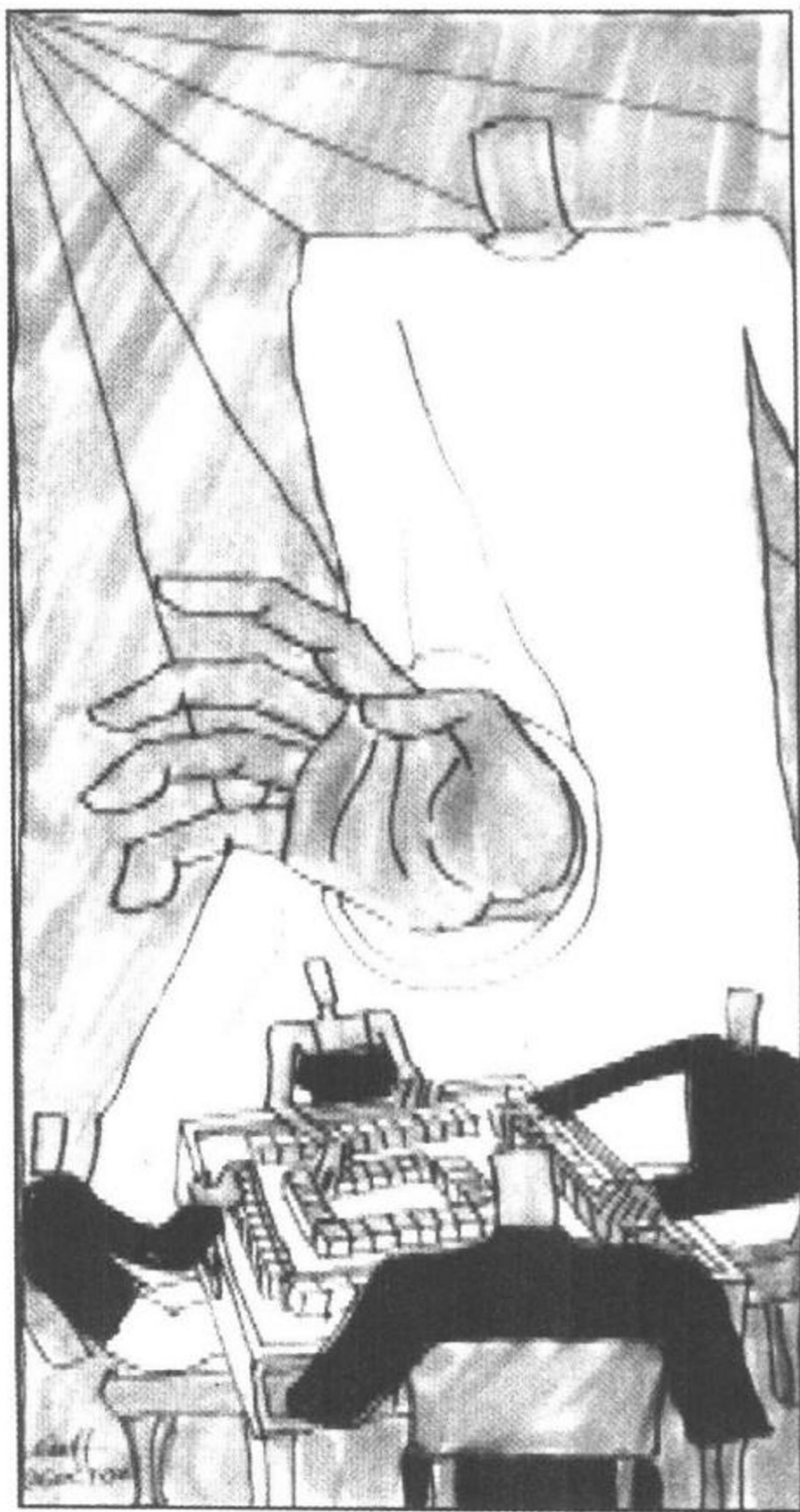
“天台围墙有被手钩勾过痕迹。跌下来

事无不可对人言





大家都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随着厮混日久，谷永雄言语愈来愈明目张胆。不过，既然洪今轩不在乎，有时候还会在旁观战，笑眯眯地欣赏另一个男人挑逗自己的老婆。赵龚玉却喜欢利用对方的别有用心，一次次的宰这个老头子。



的时候，爆窃的工具散布身边。”老杨一边把手套递给督察，一边解释。“衣袋里的东西可真不少！”

石勒蹲下来打开胶袋。里面有螺丝起子、小形电筒、切纸刀和一把苦力用的手钩。

第二个胶袋里是一个装得鼓胀的银包，除了死者的身份证，还有三张信用卡、一沓千元大钞和一串大小不同的钥匙。

石勒把里面的东西逐一拿出来端详。

“银包掉在他的外衣上，”老杨说。“这家伙抓着手钩爬水渠，衣袋里有螺丝起子、切纸刀、电筒、钥匙和银包。跌下来的时候东西从袋里震散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他选择了自己丧命的地方。”

石勒脱掉死者右手的真皮手套，看了看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，说道：“嗯，这种手套！这对手掌！小刘说得对，从没有人会穿这种名贵衣料，来这种地方爬沟渠！”

尸体躺在两幢六层高楼宇中间的不足一公尺宽逼仄小巷中。这种巷子如果再阔一点，或者地面挖有排水沟，一定会被地下的食店占据为洗涤碗碟的工作间。现在，唯一的功用是你赶时间的时候，要横穿两条街道，就会贪方便走这条通道。不过，由于这一区的楼宇都有五十年以上历史，业权众多，缺少维修，墙壁破裂剥落，要忍受小巷里的泥土腐朽味道。

有人用附近的一个公众电话亭报警发现尸体，说完就挂断电话。大概是不想招惹麻烦，抄路走的路人行“善举”吧！巡警依照报案中心的指示，在凌晨五时零九分来



到现场。

“什么？找到死者的地址了！”刘陶兴奋地朝手提电话嚷。一边把死者的身份证递给上司。

死者叫谷永雄，生于1941年。那张相片和地下的死不瞑目死相，怎样看都和年近花甲扯不上关系。相片上的样子只有四十岁模样，眼前的尸体眼窝润滑，头发乌黑，面孔和手背没有一点老人雀斑，身体健硕，干净洁白如同壮年男子。警察调查中心正在根据身份证记录，从电脑储存库里搜索死者资料。看来已有收获。

“呃，请再重复一次……”刘陶退出巷道，又迅速走进来。“石长官，这个人就住在上面。”

督察和法医官相视一眼，心里的困惑显示脸上。人生确实千奇百怪，真的有人舍门户不用，喜欢爬沟渠出入？通常，有“攀石”癖好和避债的人，也不愿意做这种无意义的冒险。

张大口喘气的督察要小刘等他三次，才能蹬完像天梯一样，不见尽头的梯级来到六楼。当小刘按揷门钟的时候，他越发佩服躺在那条仄巷里的尸体。死者比他大上十岁，生前每天要蹬这条吓死人的楼梯多少次？就像善泳溺于水，勇士死于战场，这个人可算死在他最擅长的“攀石”壮举上了！

可能是家族遗传，死者年近古稀的双亲也没有一点老态龙钟感觉。看起来，走路和听觉比石勒还敏捷。连那个出来开门的菲佣也是膀圆腰粗的。

老来丧子当然是人间惨事，老太太哭得死去活来。老





先生却能强忍悲痛，跟督察去小巷里辨认尸体身份。很快地，他的另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听到噩耗，迅速赶来，使督察能够如愿在不骚扰老人家情况下，弄清楚死者的背景。

谷永雄有三个弟妹，只有他没有成家，和父母住在一起。他性格爽朗外向，拥有一间生意很好的网络设计公司，据说已被大财团觊觎，愿意注入庞大资金。所以，绝对没有经济问题。

死者的房间里有许多女朋友的相片，从那些一沓又一沓的生活相里，可以设想，他生前的所有时间除了工作就是和女人厮混。像世间的动物一样正常，活着的时候除了找寻食物，就是等待发情和交配。

弟妹们异口同声大哥生前不相信婚姻制度，不愿意为一株树放弃森林。只相信赚到的金钱应该再从自己手里花掉，留下遗产是愚昧落后观念。所以，他的一生有说不清的女朋友，每一个分手的女人没有怨言，能够和他保持相见时候还是朋友的感情。对他这种活得潇洒的人来说，没有女人会为他自杀，他也不会为女人流泪。

不过，他不是个喜欢攀岩运动的人。“大哥充满活力，从不相信健康来自运动这一套专家理论。”他的弟弟解释道。他们家族体格魁梧，长寿居多。

父亲和菲佣异口同声死者一早关上房间睡觉。

那么，他等到夜半三更的时候溜出去干什么？为什么回家的时候舍前门不入，要像小偷一样鬼鬼祟祟？

就算他能够攀上天台，从天台楼梯下来，也必须用钥



匙开门进屋子。所以，冒生命危险攀爬只有两个目的地：窗口和天台。水渠上面的窗口是厨房，在那里找不到任何曾经被人撬开进入的痕迹。那么，结论只有两个，这是死者的首次冒险，而且，他的目的地就是天台。

可是，他为什么不走楼梯？谷家的天台上没有违法僭建物，除了晾晒的衣服就一无所有。他在漆黑的夜晚爬上去干什么？

罗密欧私会茱莉叶？

上午六时三十分，石勒在办公室里盯着整理完毕的卷宗思索。看样子，他没法子向将来的死因研究法庭提供足够解释的理由。

相片上死不瞑目的眼睛似乎隐藏着一点神秘的气氛。督察知道，那个没有生命的脑袋里，原来应该有他要的答案。

## 二

很多时候，凶案的发生就像商铺的生意一样，要么冷清得叫人无聊，要么不约而同突然拥进来的顾客，会把你忙得昏天黑地。那时候的石勒，总会悔恨前段日子不好好积储精力。所以，十时左右，石勒在睡梦里被妻子唤醒的时候，足足有两分钟之久，还弄不清楚身在梦境还是真实中。他又从镜子里看到一个眼窝浮肿、憔悴、头发开始泛白的苍老面孔，他不相信地摇摇头，希望总有一次能够晃掉这副被时间雕刻在脸上的恶心图像。



四十岁不久，有这么一天，他从镜子里，倏然看见眼窝上多出来这堆不知不觉浮突出来的丑恶肌肉。这一下子的震撼，就像第一次被称呼为“先生”，醒悟到已经和童年永别；首次听到儿子呼唤“爸爸”的时候，才看清楚身处的地方是自己一手建立的家庭一样。这时候，他才发现，原来上司有一个眼袋、老杨也有一个眼袋，甚至小刘的眼窝上，都有这堆东西开始殖民的痕迹。美容杂志里的文章告诉他，这是一堆出现后就不能消除的疙瘩，就像缠绕在树干上的桫寄生，你要它消失的惟一的方法是换一个脑袋。不久的将来，当这堆东西生长得具有一定规模的时候，人们将自然而然地唤他“老石”……

血泊中的尸体把那点不快撵去九霄云外。被害者叫洪今轩，是夜总会领班，习惯凌晨三时回家，中午过后才起床。为了不打搅丈夫休息，在平常日子，夫妇俩分房睡觉。今天上午，她想进房间里捡拾应该洗涤的衣物，发觉丈夫胸口插着一把餐刀。

餐刀穿过一张油柏纸直戳心脏。看样子，凶手心思缜密、手腕沉实、狠辣兼具。被害者一定死得快如闪电。凶手使用油柏纸遮挡住从刀刃边缘泄溅出来的鲜血，使自己在杀人之后能够全身而退。

警务督察认为凶手是“他”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能够一刀捅穿别人心脏的男人不多，更非女人胆魄所能为。而且，那个在客厅里哭得愁云惨雾的女人容貌确是羞花闭月。通常，在大部分谋杀案中，最具嫌疑的总是死者配偶。眼前这“寡妇”身材丰满，肤色白里透红，艳如桃



李，拥有触发任何一个男人为她赴汤蹈火的诱饵。

石勒朝警长打个眼色，刘陶立刻和老杨走出门口。

“怎么样？”督察问道。

“两厅三房，空出来房间租给那对夫妇。”老杨说，“他们和被害者一样活得日夜颠倒，是同一间夜总会的领班。”

坐在客厅一角的那两个低头耷耳、脸色惨白男女的形象掠过石勒脑袋。嘿，怪不得那两副细小、狡黠和锐利的眼睛常常觑机掠来刷去。通常，警察很容易从这些从事偏门职业的人身上，嗅到那一股特殊气味。这些人认为自己就像喜欢躲在黑暗中生活的蝙蝠一样，非鸟有翼，非兽有牙，不属于动物，更非禽类。能够黑白道两边吃，左右逢迎。

刘陶把三张身份证递给上司。洪太叫赵龚玉，那对夫妻的名字是田展鹏和艾莉莉。

“他们说同时被洪太太的叫声惊醒。男的立刻报警。”警长说。

“带他们回去落口供。搞清楚两对夫妻的关系。”石勒吩咐，“没有撬门毁窗，没有窃匪进出痕迹。摆在眼前就是窝里反。老杨，检查他们的手掌和所有衣服。找寻证据。”

这个时候，四名件工正哼哟、哼哟地合力把装着尸体的殓箱抬出来，沿着残旧的楼梯一步步向下移动。

督察凝视梯级，若有所思地抬头，就瞧见警长等待的目光。“真邪门，不足十二小时，同一条街，两栋楼宇，





两具尸体……”小刘摇摇头，见督察没有答腔，欲言又止。

昨天晚上，旁边那栋楼的六楼天台，跌死叫谷永雄的。今天早上，这边二楼，刺死一个洪今轩。警务督察思索着……他已经到了牙齿开始松动的年纪，懂得世事总是这样：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……

### 三

从田展鹏夫妇的口供中，石勒看到一点蹊跷。

艾莉莉承认丈夫在牌桌上常常和洪太打情骂俏。不过，他们这一行人人口甜舌滑，喜欢用相互挑逗的言语炫耀智力。运用粗话加重语气，说点浑话打发、消磨日子。他们普遍相信偷腥吃的猫儿不会叫，说出来的不会做。不插科打诨何以过日子？

“到了凌晨那段时间，我睡得像猪一样，天塌下来都不知道。更不要说听见铁闸、大门被打开的声音啦。”

她表示浑然不知丈夫每晚上多少次厕所。

“大声洪是一手提拔展鹏的恩人，展鹏衰到贴地也不会恩将仇报勾搭龚玉。何况，我还没瞎！会让他泡妞泡上身边朋友的老婆？”艾莉莉悻悻然说，“龚玉漂亮风骚，常常恃势欺人，喜欢风言风语，动不动叫男人放胆追她。不过，我知道她是学我们玩儿，趁有我在场的时候，才敢这样放肆。”



她口里的丈夫有一对像毒蛇一样的闪烁的眼睛，还有另一番解释。

“洪太太喜欢打牌，我们看在洪哥的脸上相陪。她的牌品臭极了，往往输赖赢要。她又不是没钱，只是小家气。”这个男人愈损那个美女，愈叫人怀疑。

“夜总会打烊后就回家？听到洪太叫声之前的任何细节，都要说个一清二楚。”警长凶狠地说。他知道眼前这号人吃硬不吃软。

“这段时间，我们和洪哥都没有应酬，两点钟左右回家。吃完洪太准备的夜宵就上床。”

“没上厕所？”警长冷笑。

“上、上了一次……四点钟左右……”这家伙每说一句话，就用舌尖舔一下嘴角，就像毒蛇一样每隔一段时间伸出来嘶嘶吓人。

“一次？你吃了豹子胆骗我？”警长一掌拍在桌子上。

“第二次去杀人？”

“不、不是我杀的。第二次是、是八点二十分左右……”

“左右？”

“我看了一下闹钟，记得清清楚楚……”

这种超过五十年的楼宇，房间是靠边站一列三间。洪太住在最大的有窗头房，受害者睡觉的中间房没有窗户，白天关上门就漆黑一片，最适合睡觉。田展鹏夫妇租住的尾房窗口向着厨房。客厅依靠头、尾两房打开门和墙顶的气窗透气。不过，长年累月要开着灯才能过日子。厕所在



厨房后面，田展鹏上厕所打开房门，只需一步就走进厨房，不会扰及他人。问题是，如果他搭上洪太，也可以这样人不知、鬼不觉的瞒着相关人等。

验尸报告里写着洪今轩死于上午五时至七时这段时间。这家伙有足够的时间、机会和动机犯案。

浮肿的眼睑和沙哑的声音，使记录口供的警察深深体会到，赵龚玉对丈夫的死显得很伤心。低垂的头颅缓慢地叙述着她的生活。每天上午九时起床，进食简单的早餐后打理家务。最重要的工作是让丈夫和姓田夫妇能够享受到丰富的午餐。喜欢热闹、交朋友的洪今轩讨厌冷清清的二人世界。他招揽田展鹏夫妇一起生活，就是为了吃饭的时候能够多几碟菜，聊天的时候能喝酒吹嘘，大声讲大声笑。一起逛街、买东西、看电视，然后就是牌桌上见高下。

督察盯着乌黑的头发问道：“谁最值得怀疑？你认为谁是最有可能杀死你丈夫的凶手？”

她抬起头，那对明亮的眼睛和憔悴不缺妩媚的脸孔叫督察震撼。她张大口思索了很久，摇摇头，眼泪又涔涔而下。“洪哥有什么敌人？怎么会有人杀他？”

这女人泫然泪下的样子叫人我见犹怜、心旌摇动。田展鹏不是柳下惠，也非善男信女，不可能视若无睹，心生厌恶。

“既然洪今轩这么好，”石勒直截了当地说，“听说你喜欢和男人在牌桌上打情骂俏？在丈夫的面前挑逗他的朋友？为什么？”



她眉头微蹙，泪水又扑簌簌掉下。督察和警长耐心等待了好一阵，才听见她抽嗒着说：“这……这都是为……为了凑热闹……玩……玩儿的……洪哥喜欢……我……我这样玩……”

好不容易地，督察才弄清楚被害者生前那人所罕见的自信。这家伙喜欢有意无意间鼓励、放任妻子挑逗异性，在玩“吾妻正斗”的游戏里，旁观享受其他男人被欲火煎熬的痛苦。

以下的口供不得不让女警继续盘问，果然，洪太承认丈夫能够满足她的需要。洪今轩每星期会来头房三次以上。不过，他总要妻子详细描述那些男人在她挑逗下的失态、猴急神情作为前奏。还不厌其烦的教导，修改她的言语和动作。

她不相信姓田的会为妒火杀死丈夫。因为，她觉得姓田的没有杀人的胆魄，艾莉莉也不是一个会轻易饶人的女人。当然，她无法解释丈夫如果不是死在屋里的人手上，门、窗怎能没有一点损毁痕迹？

警长认为，如果屋里的人不是凶手，其中一人也必定是帮凶，因为，必须有人开门让凶手进来。三人中一定有人说谎，甚至，有可能是三人合谋。

老杨适时送来好消息。证实在楼梯间垃圾袋里捡到的衬衣上有被害者的血迹。

很快地，艾莉莉承认这是她曾经买给丈夫的衣服。顺藤摸瓜，案情似乎已经水落石出，不过，督察提出疑问：新春三月寒气未退，凶手为什么要穿短袖衬衣行凶？还是





为了方便，用衬衣裹着刀柄杀人？

田展鹏被再次带进来的时候，那对眯成一线的邪恶眼睛从低垂的头颅下，轻轻地从桌面上的衣服掠过。督察不相信地竖起眉毛。

“田展鹏，我们找到你丢在垃圾袋里的衬衣，上面有洪今轩的血迹。”刘陶冷冷地说，“事到如今，把杀死他的经过说出来吧。”

那低垂的头颅摇了摇，声音里有一点愤懑情绪。“我没有杀他。你们为什么不查清楚。赵龚玉在牌桌上暗示谁宰掉洪今轩就跟谁的时候，不只我一个男人！”

督察和警长同时吃了一惊。印象中，他们一直觉得没有外人参与这场四人游戏。

督察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那个摔死在后巷的谷永雄。”疑犯舔了舔嘴角说道。

警长紧接着问：“洪太讲啥？”

嫌疑犯抬起头，咧开嘴角，毒焰在眼中燃烧。“那天，老头坐在她对家，垂涎三尺、嬉皮笑脸地问她，‘龚玉，咱要哪一天才能把你温香暖玉抱满怀？’洪太朝他丢个媚眼说，‘谁让洪哥今天死了，我明天上门找谁。’”

这家伙得意地绘声绘影、口若悬河，喋喋不休得叫人恶心。

#### 四

赵龚玉和艾莉莉证实谷永雄是洪家的常客。只要洪今

事无不可对人言

